

近代汉语简论

魏达纯 编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汉
语
言
文
字
学
研
究
丛
书



【研究丛书】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丛书

近代汉语简论

编著 魏达纯

编委 (按音序排列)

沈建民 魏达纯 吴辛丑

张桂光 张五金 周国光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汉语简论/魏达纯编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2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丛书)

ISBN 7 - 5361 - 3078 - 3

I. 近… II. 魏… III. 汉语 - 近代 - 研究 IV. H1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1769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 510500 电话: (020) 87557232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 11.5 印张 32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本次印数: 1 ~ 3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序 言

人都是一个个的“个体”，通过语言这种纽带，结成了人类社会，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人类文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语言，人类就不会与动物相揖别，也就不会有人类的今天。语言正如空气和水一样，是人类须臾不可离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语言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既然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怎样评价都不过分，那么对语言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一项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基础工程，人类的奥秘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加以破译。

汉语是人类众多语言当中的一种，而且是十分重要的一种。这不但是因为汉语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了汉民族五千年来的灿烂文明，而且是因为它非常丰富，有着众多的使用者。在汉民族最早的成系统的语言资料——殷墟甲骨文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词语和语法格式，因为它就是我们汉语的前身。

在世界几种古老的文明中，只有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地传下来。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通过汉语的书面形式薪火相传，绵延不断，后人承受着祖先文明的福荫。到了今天，随着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崛起”，汉语更加呈现出勃勃生机，并开始走向世界，以致有人说 21 世纪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一个民族的崛起和经济繁荣，必然使她的语言大放异彩。汉语今天正是如此，学习汉语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正因如此，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中国的汉语汉字研究历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到了西汉时代已比较发达。当时出于通经治国和文化教育这样一些实用目的，开展了以重视实用价值为特征的汉语研究。到了今天，汉语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对世界语言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如今时代的发展、科技

的进步，对汉语文字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学者是汉语研究的主力军，理应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们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学科部的同仁，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积极开展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如今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汇总。尽管我们知道这些成果当中可能有不少不成熟的地方，甚至可能有错误之处，但敝帚自珍。我们不揣冒昧，决意付梓，是为了能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也期望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本套丛书首期出版的论著共七部。

周国光教授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导论》，吸收了当代语言学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对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反映了我国词汇学研究的最新水平和发展趋势。

张桂光教授的《汉字学简论》是一部由古文字学家撰写的汉字学通论性著作。由于作者在古文字学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因而使得他的汉字学理论体系的大厦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吴辛丑教授的《先秦两汉语言学史略》创造了中国语言学史的断代研究模式。作者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先秦两汉时代的语言学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论述，其中反映了作者多年的教学心得和研究成果。

魏达纯教授的《近代汉语简论》汇集了作者多年近代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心得和成果，是一部将近代汉语的语言材料的选编与研究成果概述相结合的综合性著作，兼顾了普及与提高。

蔡建华副教授的《应用语言学概论》，探讨了语言学理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应用，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作者多年来从事应用语言学这一课程的教学及相关的研究，因而，书中有不少自己独特的建树。

钟明立博士的《音韵学基础》，是一部很有特点的学术专著。作者在多年音韵学研究和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不但使这门深奥难懂的学问变得易于入门，而且易于深造。

练春招博士的《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认真修订写成的。作者选取了闽、粤、赣三省的九个客家方言点，调查了3000多条词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纵横、内外的比较分析，颇多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言学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大好发展机遇。如今众多的语言学专家学者正在建构当代汉语语言文字学大厦。我们这套丛书，若能成为这座大厦的一块砖石，愿望足矣。

是为序。

张玉金

2004年7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汉语概说	(1)
第一节 什么是近代汉语	(1)
第二节 近代汉语文献资料简介	(5)
第三节 近代汉语在汉语发展史上的独立地位	(13)
思考与练习题	(17)
第二章 近代汉语与社会历史文化	(18)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	(18)
第二节 频繁的战乱	(28)
第三节 大城市的出现与市民阶层的产生	(31)
第四节 科举制度对近代汉语的巨大影响	(37)
思考与练习题	(42)
第三章 近代汉语文献	(43)
第一节 文献类型分类	(43)
第二节 近代汉语文献语言的特点	(51)
第三节 使用近代汉语文献应注意的问题	(57)
思考与练习题	(62)
第四章 近代汉语的研究方法	(63)
第一节 语言调查法	(63)
第二节 假设求证法	(78)
第三节 比较研究法	(81)
第四节 综合研究法	(87)
思考与练习题	(93)
第五章 近代汉语的语音	(95)

第一节	音韵学知识简介	(95)
第二节	近代汉语前期的语音	(104)
第三节	近代汉语中后期语音	(111)
第四节	语音的发展与方言语音问题	(116)
	思考与练习题	(118)
第六章	近代汉语的词汇	(119)
第一节	词的构成	(119)
第二节	近代汉语词语的新面貌	(141)
第三节	词语的历史演变和地域差异	(155)
第四节	几种较为特殊的词语现象	(171)
	思考与练习题	(197)
第七章	近代汉语的语法	(199)
第一节	词缀	(199)
第二节	代词	(217)
第三节	介词 连词	(241)
第四节	助词	(257)
第五节	几种值得注意的句式	(284)
	思考与练习题	(302)
第八章	文献选读	(304)
	主要参考书目	(352)
	后记	(359)

第一章 近代汉语概说

第一节 什么是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实际就是指唐宋以来在北方话基础上形成的用于口头交际的汉语。作为历史语言，我们现在当然只能通过书面文献记载来了解它，所以，同时要了解近代汉语的文献情况。观察文献时就要把握记录口语是近代汉语的这一最主要的特征。

一、近代汉语的上下限

关于近代汉语的上下限，诸家认识至今并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 黎锦熙

近来继承清代朴学家，更应用科学的方法，而从事于中国之“语言文字学”(Philology)者，其取材仍偏重上古(先秦)与中古(隋唐)，或参以现今之国语与方言，未免抹杀近代(宋元至清约900年间一大段)。此大段实为从古语到现代语之过渡时期，且为现今标准国语之基础。^①

(二) 王力

古代汉语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历代文人仿古作品中的语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至于古白话，由于它同现代汉语非常接近，

^① 《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载《新晨报副刊》，1928年10月。

比较容易懂，所以，我们不拿它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①

（三）刘坚

近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是早期白话……六朝时期翻译佛经，译经的文章里就有不少白话成分。南朝宋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记述后汉至东晋见佚闻遗事和名士言行，书中也用了若干口语语汇。拿韵文来说，从六朝乐府歌辞直到一部分唐诗，都比同时代的散文更接近口语。这些作品为通篇语体的白话文章的产生准备了条件。^②

（四）吕叔湘

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会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体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晚到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语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掺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9世纪。^③

（五）胡明扬

我们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即7世纪初，也可能更早，但是现在还缺足够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下限应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时代以前，即18世纪初以前，概略而言，大致在明末清初。^④

（六）江蓝生

比较保守地说，近代汉语是以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和汉译佛经的

① 《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1999年。

②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序》，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③ 见吕叔湘为刘坚的《近代汉语读本序》，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

④ 《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载《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

大量出现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为了宣传佛教教义，使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都能听懂，一些僧人在翻译佛经时不得不放弃使用典雅的古文，而采用一种跟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白夹杂的文体；另一方面，魏晋时期文人的笔记小说记录了当时民间的鬼怪传闻，其中记言部分（即对话）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晋人的尺牍（书信）是用语体写的。这样几股溪流就汇成了古代白话的源头。^①

当然还有其他种种说法，主要介绍以上这几种。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就已经知道他们的分歧是相当大的了。

其次要指出的是，王力关于古白话（也就是现在说的近代汉语）“比较容易懂”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下面这段选自敦煌变文《燕子赋》中的“古白话”作品就并不那么“容易懂”。

仲春二月，双燕翱翔。欲造宅舍，夫妻平章。东西步度，南北占相。但避将军太岁，自然得福无殃。取高头之居，垒泥作窟；上攀梁使，藉草为床。安不虑危，巢于翠幕；卜胜而处，遂托虹梁。铺置才了，暂住坻塘。

乃有黄雀，头脑峻削。倚街傍巷，为强凌弱。睹燕不在，入来傲掠。见他宅舍鲜净，便即穴白占着。妇儿男女，共为欢乐。自夸喽啰：“得伊造作，耕田人打兔，著履人吃糞。古语分明，果然不错。”硬努拳头，偏脱胳膊。“燕若入来，把棒撩脚。伊且单身独手，娄我阿莽藁斫！更被唇口啜嚙，与你到头尿却！”

二、袁宾总结的汉语史学术界的三点共同认识

1985年在武汉华中工学院举行了全国第一次近代汉语研讨会，第二年又在上海教育学院举行了第二次研讨会。就近代汉语上下限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针对众多的分歧意见，袁宾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意见。在他的专著《近代汉语概论》中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笔

^① 《古代白话说略》，语文出版社，2000年。

者也就借用过来，原文照搬介绍袁宾的观点。他首先总结了汉语史学术界关于近代汉语的三点共同认识：一是大家都同意使用“近代汉语”这一统一的术语；二是大家都承认近代汉语是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并列的独立发展阶段；三是南宋、元代、明代、清代前半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近代汉语时期。

有了这三点共同认识，下面的问题就好谈多了。那么，这三点共同认识又是怎样得出来的呢？这是因为从事语言研究的人都明白语言的这两个特点，其一，语言是一种既连续但又在渐变的社会现象。自从有语言以来，人们一天也离不开它。天天都在使用它，因而觉得它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实际上语言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只是无法如同历史分期一样找到一个时间点来把前后阶段截然分开罢了。其二，语言的变化是很缓慢的。它的变化既缓慢且又细微，微小得使一般人不易察觉，但又是客观变化着的。通过逐渐量变最后会达到质变。

于是，袁宾根据语言的上述本质特征提出了划分汉语史分期的两条原则：

第一，确定主干部分的原则。语言的渐变规律决定了汉语的发展是由非主干部分逐渐发展变化而进入主干部分。当进入主干时期以后，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的特点都已经表现得最充分、最典型、最成熟，以这个时期作为这个阶段的典型代表就是最恰当的了。对于近代汉语来说，南宋、元代、明代和清代前半期，则是大家都接受的近代汉语主干时期。

第二，前后阶段可以部分重叠的原则。前一阶段的晚期，例如，古代汉语到了魏晋以后，从中逐渐产生出新的成分出来，而作为古代汉语典型代表的那些旧质却在逐渐消亡，因此，这是个新旧质消长的过程，它既是前一阶段的晚期，同时也就是后一阶段的早期，把这个时期算为哪个阶段都不合适，因此，这个过渡阶段应该属于前后两个时期的共管地带。对于近代汉语来说，它就有前后两个共管地带：前面是从古代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后面是从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不过，前一个过渡时期比较长，后一个过渡时期比较短。

划分汉语史分期两条原则的提出，较好地解决了汉语史的分期问题；科学地解释了上下限认识分歧产生的原因；进一步加深了对汉语演变发展的正确认识。然而，把近代汉语分为主干时期和非主干时期，仅是从汉语史分期的需要出发，从汉语是渐变的这一客观事实出发，是为了便于大家都能接受。但不能以为主干时期才是重要的，非主干时期就不重要。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并无主次之分，两个阶段同样重要。如果着眼于变化来说，甚至可以说非主干时期的语言现象更加值得重视。

第二节 近代汉语文献资料简介

近代汉语是已经消失的历史语言，虽然其中所产生的很多词语至今仍然活着，但只能作为研究近代汉语的旁证和参考。现在研究近代汉语，主要还是依靠传世文献资料，因此，了解近代汉语文献就十分必要了。以下按照三个时段扼要介绍近代汉语的语料情况。

一、早期语料

(一) 汉译佛经

江蓝生指出，为了广泛传播的需要，佛教徒在译经和讲经时都要顾及听众的文化水平，不能用太文雅的语言，因而有了近似口语的汉译佛经出现。例如：

昔有愚人，其妇端正，情爱甚重。妇无贞信，后于中间，共他交往，邪淫心盛，欲逐傍夫，舍离己婿。于是密语一老母言：“我去之后，汝可赍一死妇女尸安著屋中，语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于后伺其夫主不在之时，以一死尸置其家中。及其夫还，老母语言：“汝妇已死。”夫即往视，信是己妇，哀哭懊恼。大积薪油，烧取其骨，以囊盛之，昼夜怀挟。妇于后时，心厌傍夫，便还归家，语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妇久死，汝是阿谁？妄言我妇！”乃至

二三，犹故不信。如彼外道，闻他邪说，心生惑著，谓为真实，永不可改；虽闻正教，不信受持。（《百喻经·妇诈称死喻》）

（二）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

六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产生了不少志怪小说，著名的如晋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浮的《神异记》，王琰的《冥祥记》等。其中的人物对话部分口语成分较为明显。

（三）唐人传奇小说

中唐时代是传奇发展的兴盛时期。这个时期，通俗的审美趣味由于变文、俗讲的兴盛而进入士人群落。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说：“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并自己作了注释：“乐天每与予游，从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卯未毕词也。”元稹、白居易一大清早起来就听说书人“说话”，以至长达两个时辰，足见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好尚。正是为了满足这种审美要求和期待，以重叙事、重情节为特征的传奇才会在中唐时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它们虽然总体上说是用文言写成的，但是其中记言部分为表现人物说话的真实性，已经不避俚俗，具有一定的口语记录了。^①典型的如《游仙窟》、《离魂记》、《任氏传》、《李娃传》、《莺莺传》等。且看《游仙窟》中主客相让场面中的几句：

各自相让，俱不肯先坐。仆曰：“十娘主人，下官是客。请主人先坐。”五嫂为人饶剧，掩口而笑曰：“娘子既是主人母，少府须作主人公。”下官曰：“仆是何人，敢当此事！”十娘曰：“五嫂向来戏语，少府何须漫怕！”下官答曰：“必其不免，只可须身当。”五嫂笑曰：“只恐张郎不能禁此事。”众人皆大笑。一时俱坐。

（四）王梵志、寒山、拾得等白话诗僧的通俗诗

唐代产生了几位很特别的诗人——白话诗僧。他们所作的诗不是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38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传统意义上的格律诗或古风，而是有意用当时口语写出来的白话诗。其中最出名的是王梵志、寒山、拾得、丰干等。如王梵志的《世间慵懒人》诗，生动描绘出一个好吃懒做而又爱摆阔的懒人形象。

世间慵懒人，五分向有二。例著一草衫，两膊成山字。出语口头高，诈作达官子。草舍元无床，无毡复无被。他家人定卧，日西展脚睡。诸人五更走，日高未肯起。朝庭^①数十人，平章共博戏。菜粥吃一盃，街头阔立地。逢人若共语，荒说天下事。唤女作家生，将儿作奴使。妻即赤体行，寻常饥欲死。一群病赖贼，却搦父母耻。日月甚宽恩，不照五逆鬼。

（五）唐代诗歌

唐诗实际上与当时口语关系很密切，很多诗人的诗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的。对此，很多先贤都有认识。甚至还出现了专门解释诗词曲的工具书，最典型的当数近人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了。其《叙言》云：“诗词曲语辞者，即约当唐宋金元明间，流行于诗词曲之特殊语辞，自单字以至短语，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也。”^② 蒋绍愚也对此有深入介绍：“在谈唐诗口语词汇的研究时，先要说明两点：一是词汇发展是有继承性的。唐诗中的口语词汇，一部分是唐代新产生的，还有一部分是魏晋南北朝甚至东汉时就已产生，而在唐诗中继续使用的。唐诗中的口语词汇也还有一部分继续活在五代甚至宋元的口语中。二是口语词汇的诗是有普遍性的。既然是口语词汇，就不仅在唐诗中使用，而且在唐代其他反映口语的资料使用。根据这两点，研究唐诗口语词汇应该以唐诗为主要资料，但又不应局限于唐诗。”^③ 所以，在唐诗中能见到

① 刘坚，《近代汉语读本》注：“也写作朝廷或朝定，朋友。”《说郛》二十一引杨伯岳《臆乘》：“契丹主闻唐庄宗为乱兵所害，哭曰：‘我朝定死也！’虏言‘朝定’，犹华言‘朋友’也。”

② 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中华书局，1953年。

③ 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很多反映口语的材料。例如：

(1) 眼看过半百，早晚扫岩扉。(白居易《寄山僧》)

(2) 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不及栽杨柳，明年便有阴。(白居易《种柳三咏》)

其中的“早晚”不好理解，其实这是个疑问词，是“什么时候”的意思。所以，两例的“早晚”句后都应该用问号才对。白居易还有一首《马上作》诗，其中说道：“何言左迁去，尚获专城居。”“何言”不是“为什么说”，而是“哪里料到”的意思。可见这些诗歌中的确含有许多口语成分。

(六) 敦煌文献——敦煌变文

1899年，沉睡了近千年的敦煌藏经洞因为坍塌而被发现，其中的敦煌遗书中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大体有说唱类，如变文、讲经文、因缘、押座文、话本、词文、故事赋等；曲词类，如曲子词、佛曲、俚曲小调等；诗赋类，除一般诗赋外，还包括王梵志诗、韦庄的《秦妇吟》等；小说类，如《灵验记》、《感应记》、《入冥记》等。一般都把说唱类作品称之为变文。唐五代时有宣讲佛经的“经讲”，还有为俗众讲解佛家教义的“俗讲”，与“俗讲”同时流行的民间说唱技艺还有“转变”。所谓转变，就是说唱变文。变文，或简称变，就是转变时的底本，在敦煌说唱类作品中保存较多。现存明确标出“变文”或“变”的有八种：《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八相变》、《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汉将王陵变》、《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变》。文中说唱结合，说为表白宣讲，多用俗语或浅近骈体；唱为行腔咏歌，多为押偶句韵的七言诗。如下面这段《伍子胥变文》即可见一斑。

楚王出敕，遂捉子胥处若为？敕曰：“梁国之臣、逆贼子胥，父事于君，不能忠谨，徒（图）谋社稷，暴虐贪残。子尚郑国之臣，并父同时杀讫；唯有子胥逃逝，目下未获。如能捉获送身，赏金千

斤，封邑万户。隐藏之者，法有常刑；先斩一身，然诛九族；所由宽纵，解任科徵。尽日奏闻，固（锢）身送上。”敕既行下，水楔不通。州县相知，榜标道路。村坊搜括，谁敢隐藏？竟拟追收，以贪重赏。子胥行至莽、荡山间，按剑悲歌而叹曰：

天网恢恢道路穷，使我惶惶没投窞。

渴乏无食可充肠，回野连翩而失伴。

遥闻天渐足风波，山岳连连接霄汉。

穷洲旅际绝舟船，若为得达江南岸？

上仓恍若逆人心，不免此处生留难。

二、主干部分语料

这个时期白话语料非常丰富，这里主要介绍其中最具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几种。

（一）话本

在宋代，“说话”（也就是后代的“说书”）这种讲唱艺术十分兴旺，分为四家，即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其中“说经”讲演佛禅道理；“合生”可能属即兴的滑稽技艺；“小说”讲述脂粉灵怪、传奇公案故事；“讲史”讲述前代历史、兴废争战。“小说”和“讲史”均属有情节有人物的叙事文学。《都城纪胜》说，“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可见当时的话本作者和艺人已经能运用虚构、提炼等技巧，把复杂的历史画龙点睛地加以叙述。例如，《柳敬亭说书》一文，生动反映了说书人切磋技艺的过程。不过，话本作品“基本上还是民间创作，只有少数出于文人之手，有其粗拙、鄙俚的一面，却也有真实、朴质的一面”^①。所谓“话本”就是说书人说书时所依据的底本，比较原始、粗糙，情节相对简单。如《清平山堂话本》：“汇集的小说有宋、元、明三代的作

^① 石昌渝，《〈清平山堂话本〉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